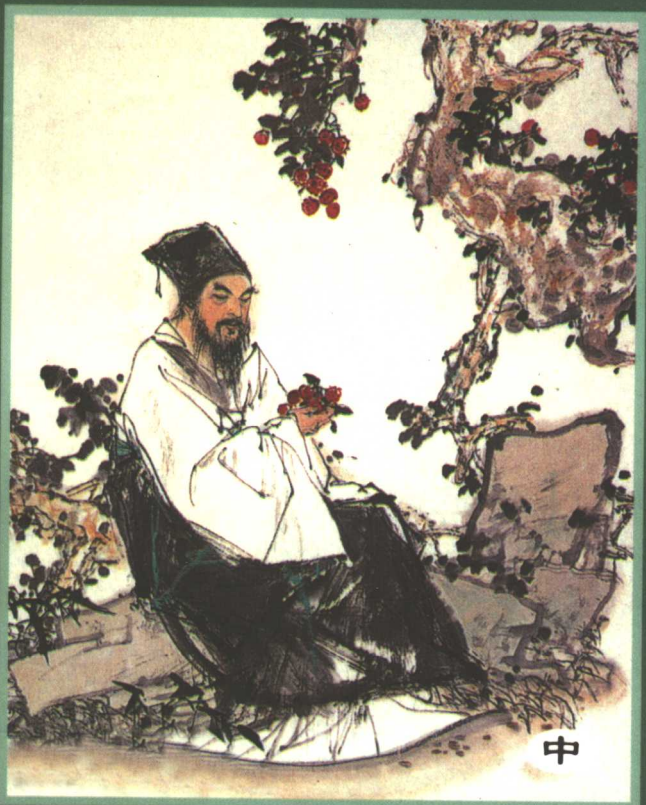


云 中 岳 武 侠 精 品

剑海情涛

独步武林系列



中

太白文艺出版社

云中岳武侠精品

独步武林系列

剑海情涛

(中)

台湾 云中岳 著

太白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七章	劫后重逢	(379)
第十八章	金刀神剑	(401)
第十九章	瑶台仙子	(426)
第二十章	技压群雄	(450)
第二十一章	阎王令主	(475)
第二十二章	情海风波	(501)
第二十三章	临危赴难	(524)
第二十四章	饮恨情海	(548)
第二十五章	建阳驿最险	(573)
第二十六章	密林边降虎	(596)
第二十七章	双龙飞逝	(618)
第二十八章	三尼化吉	(642)
第二十九章	天残二斗赤焰	(666)
第三十章	神功初试排毒	(689)
第三十一章	昊天堡雪耻	(712)
第三十二章	昆仑派索剑	(739)

第十七章 劫后重逢

文俊放下一颗悬吊着的心，三音妙尼真的未现江湖，还不至于遭宇宙神龙荼毒，沉吟半晌，又问道：“慈云庵你们来了多少人，谁当家？”

“一共二十二名，由神掌翻天程秋率领。”

“这一带装神弄鬼的人，就是你们了。”

“那是程三爷的意旨。”

“程三爷是什么东西？”

“就是程秋。一身超人绝艺，掌上功夫世无其匹。”

不用再问了。文俊用指尖在姓郑的命门穴上戮了一指，冷然又问道：“麻山玄都观之事，你可知道？”

“今天来了两次召唤。第一次是本堡桃花仙史传话，说二少堡主死于恨海狂龙之手，着慈云庵人员出动，搜寻这陌生名号凶手。第二次是三堡主传话，恨海狂龙杀了武当和崆峒的两名门下，不知所终，不需我等赴援。”

“你知道恨海狂龙是谁？”

“在下不知，但三堡主猜想定是恨海狂人。”

“何以见得？”

“二少堡主脸面前身，留下了七个小剑孔，武当门下矮脚虎额胸留有两朵梅花形剑伤，正是恨海狂人的独门标记，也是天残剑所留的惟一剑痕。”

一声剑啸，锈迹斑斑的天残剑出鞘，在文俊手中轻轻震动，发出嗡嗡的剑啸，慑人心魄。

“认得这把剑吗？”

贼人脸色死灰，浑身发抖，说道：“你……你就就是……恨海狂人？”

“也许是。借你之口，传信宇宙神龙，小心他的狗命，别死得太快。”快字一出，那人仰面便倒。他的软穴被点了，十二个时辰后穴道自解。

文俊扑奔正西，向慈云庵掠去。

慈云庵共有两座大殿，殿后是一列禅房，四周以围墙围绕，花木扶疏，倒是幽静。三更天，两殿灯光全无。佛灯不燃，这是佛门大忌，可见这尼庵的佛门弟子懒得可以。

后进禅房一反常态，一共有三间，灯火辉煌。文俊先是小心在各处巡搜一周，却无发现，也无贼人把风警戒。他搜了一圈，扑奔中间灯火最亮之处。

他扑近三五丈时，已可听到禅房内有人发出呻吟之声。待他上了瓦檐，由窗门内一张，不由气往上冲。

房中巨烛如昼，共有四枝火烛明晃晃地在四角燃烧，禅床长大，本是可宿五六人的大铺，这时已有人满之患。

床的两端，躺着四个赤身露体，年纪有三十余的光头女人，粉弯雪股撩人绮思，那白羊似的身躯却是一块青一块紫，淤血在皮下凝结，尤以大腿乳房和肩头各处，更显然。她们疲惫地松散着仰面躺倒，倒也清秀的粉面上，布满恐惧的容色。

而床中间，有一个赤条条，浑身肌肉虬结身材伟岸的男人，正压在一个裸体女尼身上，做那风流勾当。

文俊怒火迸发，飞掠而下。窗门未关，他越窗而入。这时他已将人皮面具取掉，烛光下，只见他那俊面上，泛起阵阵杀机。

赤身男人功力不等闲，文俊入到室中，他突然感到有点不对，

因为他从另一名女尼的恐惧眼神中，看到了警兆，猛地丢下女尼，向侧急掠八尺。

他刚站稳转身，劲风劈面扑到，他想躲，根本不可能，被劲风 and 一包柔软的东西，撞得踉跄退了三步，耳听来人阴森森地说：“穿起来，你这狗东西不堪入目，杀你污我之手，快！”

原来那是衣物，这奇劲的力道，令贼人心中一凜。他抓住衣物，匆匆穿好，一面看来人是谁，不由心内大定。

烛光下，原来是个面泛杀机的英俊少年郎，就算他打娘胎里练起，也不过十年来火候，没有什么可怕的。

文俊也打量这有虐待狂的贼人。雄壮、高大，年在三十上下。吊梢眉，大环眼，白净面皮，嘴唇奇薄，双耳招风。

文俊等他穿妥，厉声问道：“你就是神手翻天姓程的？”

“既知大爷名号，胆敢前来送死！你是谁？”

“勾魂使者，你的时辰到了。”说着，缓缓举步。

神手翻天阴鸷地一笑。他想：“这小子托大，不撒兵刃，哼！要教你尝尝神手的滋味。”

待文俊欺近五尺，他落地吼叫：“小子，你是找死，怨不了我！”我字未落，抢前两步一掌倏然拍出，左手一挥，化出数十只手影，直向文俊抓去。

文俊大是不耐，猛地一掌推出。一股柔和而触肤欲裂的劲风，向手影中印去。

神手翻天只感到双掌发麻，胸前如中巨锤撞击，惊叫一声，腾身由另一窗中飞纵出房而去。

这时，整座禅房吼声乍起，兵刃之声交鸣。

文俊冷笑道：“想走！你是做梦！”

声出人闪，跟踪便追。刚一出窗，只觉白芒一闪，一支长剑劈面点到。他想也没想，“叭”一声一掌拍在剑身上，人已落下地面。

那长剑带着一个娇小的身影，斜飞丈外。

人一落地，蓦地娇叱道：“淫贼！你死定了！”快如鹰隼狂扑而来。

文俊一怔。他目光奇锐，已将来人看清，暗说：“是她！”

声到人到，剑上寒芒耀眼生花，他斜飘两步，冷然说：“胡闹！”

身形一动，直向大殿扑去。娇小人影岂容他溜走？娇叱一声，长剑直指文俊后心。

他不愿和她缠夹，向神手翻天隐入的大殿追去。刚好后殿廊堦下，青影一闪，一支长剑迎头掠到，声音也同时到达。

那是一个小伙子的声音：“淫贼！你走不了。”

文俊吓了一声，只一闪，便入了殿堂。

殿甚宽敞，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但他神目似电，仍可分辨纤毫，殿角里，神手翻天握住巨大的桌脚，“当”一声巨响，钟声悠扬。

不等他敲第二记，文俊已经到了。他怒吼道：“程秋，你活不了。”一掌劈出，劲风狂掠而去。

“不见得！通名上来，别做缩头乌龟。”他知道自己“神手”，绝不是这少年那浑雄怪异的掌上功夫的敌手，闪过一旁，一棍斜掠而出。他只能听风辨向，想得到要吃亏，只觉手上传来棍上透来的奇猛震力，几乎将虎口震裂，叫声“不好”！向殿外飞纵。

文俊一掌震开桌脚，程秋已抽腿溜出。他冷哼一声，如影随形跟上，一掌劈去。

程秋到底是经验丰富的滑贼，一跨过殿门，向前扑倒，懒驴打滚滚出丈外，拔腿便逃。

这里殿前院后，绿草如茵，花木映掩。文俊想不到程秋会用懒驴打滚逃命，手一缓，身形倏止，剑芒已经迎头盖到，突又有人叫道：“淫贼，今晚你报应临头！”又是另一个小伙子的声音。

文俊一连被三个男女误为淫贼，不由火起，身形一挫，一掌横拍而出，喝道：“胡说八道，滚！”

他这一掌只用了两成真力，那使剑黑影似乎知道厉害，半空中

突向上拔身丈余，头一仰，反穿丈外，半空扭转身躯，“平沙落雁”轻灵地落在花圃内。

文俊喝声：“好俊的轻功！”追着程秋入了偏殿。

小伙子被人一掌迫得倒退丈余，正自心惊，猛听殿内有个银铃似的嗓子轻叫道：“芳哥哥，别让贼人走了，芝妹正在后面厮杀，大哥和二哥在协助。追啊！”

黑影一闪，出来了先前向文俊偷袭的娇小黑影，芳哥哥叫道：“贼人入了偏殿，小心了，追啊！”两人向偏殿扑入。

神手翻天鬼精灵，这儿他十分熟，一入偏殿，便向小门闯入，反奔后面禅房。

禅房前面空地中，十六个雄壮大汉，刀枪并举，将两男一女团团围住，杀得难解难分。地下躺了三具尸首。

他大吼一声，展开空手斗白刃功夫，抢入战围，在刀剑丛中抢近娇小的身影后，蓦地一掌劈上。

文俊在偏殿失去神手翻天的踪迹，返身出殿，正好和两少年男女相遇。少年叱道：“淫贼，纳命！”双剑一闪便至，攻的全是要害部位。

文俊真有点火了，向下一伏身，扫出一腿，掌向上一习，勾住少年手腕，将他扔了半圈。少女惊叫道：“哎呀！看剑！”剑要人看是假，她想拼命救人，人剑同时向前一扑。

文俊知道是一场误会，不能伤人，向左一闪，“倒打金钟”一掌向后轻拍。

小姑娘情急拼命，剑在文俊右臂外错过，身躯去势难止，文俊那一掌恰好拍在她的左胸下。虽说掌上无力，但文俊功力大进，臂有千斤神力，虽未注入真劲，小姑娘岂吃得消？“哎唷”一声，踉跄退出丈外去了。

文俊放下了小伙子，气冲冲地叫道：“简直胡闹！黑白不分，你行什么侠？哼！”展开九幽凌虚魅影盖世轻功，直向杀声发处扑去。

他到得正是时候，神手翻天那一掌，距娇小身影后心不过咫尺，内家真力已发。娇小身影力拒前面三把泼风刀和两侧的两把长剑，她自己的长剑还未撤回，要回救已是力不从心了。

文俊狂掠而下，两粒白棋子先人而至。神手翻天真力刚吐，“喀喳”一声，右腕立时被棋子切断，他大吼一声，向下一扑，滚了几滚，爬起便跑。

娇小身影被掌力一蹬，“嗯”了一声，只觉眼前发黑，向前一冲，立脚不牢，向前一扑。

前面三把泼风刀有一把无故脱手，另两把距娇小身影的顶门，不过半尺之差，但见青影一闪，两把刀飞扔在外，狂叫之声乍起。

两旁两把剑还没弄清楚怎么回事，只见青影将娇小身影一把握在肋下，接过她手中长剑，只一眨眼间，寒芒两翼齐张。当他们感到不对劲时，已是晚了，长剑已贯胸而入，尸身望后便倒。

文俊转瞬之间连杀五人，一看神手翻天已乘机逃了，黑夜中欲追不及，便挟着娇小青影，向围住两个少年人的十一名大汉扑去。

这时，先前追赶文俊的一双男女已由大殿后走去，少年扶着少女，蹒跚而来。

文俊在这一瞬间，已经接近斗场。围中的两少年突然发觉文俊肋下之人，狂吼一声，将众大汉迫退三步，两把剑疾奔文俊。

肋下娇小的身影软弱地叫道：“不……不要动手啊！”

可是已是无及，文俊已展开了龙韬十二剑的奇诡绝招，一阵清越的金铁交鸣，两少年被震得速退十余步，同时两声惨号起处，两旁倒了三名大汉。这是龙韬十二剑的“狂涛怒涌”。因为不是天残剑，所以威力打了折扣。但他要在这一剑中，震开两少年，力毙三名高手，虽当代一流武林名宿，也有力不从心之叹，端的已获上乘剑道神髓。

余下的八名大汉，惊得心胆俱裂，一声“扯乎”！全都亡命逃走。

两少年震得虎口发麻，险些丢剑现丑，呆在一旁，气得浑身发抖。

先前两少年男女也赶到了。

文俊轻轻放下肋下之人，噫了一声说：“是你！”

娇小的身影原来是那晚要救他的两少女之一，另一位就是先前被自己误拍一掌，现在那少年把持之中。

小姑娘勉强站稳，也脱口惊叫道：“啊，是你！”

相扶相偃的少年亮声叫道：“是他，就是这淫贼，别让他走了，玉妹妹就伤在他手中！”说着，挺剑欺近。

一旁的两少年也愤然举剑，大战有一触即发的模样。

文俊冷然一笑，漠然地说：“血口喷人，我替你们害羞。”

将剑递到小姑娘手中，又说：“我不和你们计较，虽然你们坏了我的大事，要是想问青红皂白，最好去问室中那五个可怜的尼姑。”话声一落，身形突闪，快如闪电，瞬即失踪。

接到长剑的小姑娘，本来是怔怔地凝视着文俊的脸容，这时突然惊叫：“啊！他……他是俊哥哥！俊哥哥……”她想追，但眼前发黑，背心一阵疼痛，摇摇欲倒。

两少年飞纵过来，脸有不悦，但仍伸手将她扶住了。

小姑娘又叫道：“不！我要俊哥……”可是，她晕倒了。

文俊一阵急走，快似一缕轻烟，身后一切他都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第二天，他独自上路向抚州急赶。

他要往岷江一走，探听雷音洞府的消息，这是第一要务。

第二，他要到昊天堡冒一次险。

第三，他对三音妙尼念念不忘。自小失去母爱的孩子，第一次向他付出真挚而相等于母爱的人，自有刻骨铭心的难忘情结。

三音妙尼在圆觉寺三天相处，令他感到世间人的温暖常在，也让他忆起墓园中慈母的往日音容。

圆觉古寺一别三年有余，临别时她们说往大巴山觅地潜修，练好九如心法再重出江湖，他不需半年，便将九如心法练成。

三年了，她们早该出山啦！

他却未料到自己是凭玉浆之功，和恨海狂人拼数十年真元替他引渡真气之力，方能转危为安练成心法呢。

他的计划是：先由汉水入川，进入大巴山；再入汉中，一探吴天堡；如果报仇无望，再到岷江附近一试遇合。

抚州是赣省腹地，阡陌纵横，沃野千里，在这条路上行走，已没有雄峻的山岳梗阻。

距抚州还有十来里，沿途看见许多岔眼的江湖人，神色紧张地向南赶，他不愿多管闲事，埋头赶路。

不久，十里亭在望，亭在官道之右，抚江之左，距抚州整整还有十里。

日影西斜，已是未牌时分，十里亭石几上，对坐着两个怪人。

说怪真怪，绝不名不符实。

向北坐的是一个癞痢头穷小老人，秃着一个小光头，眼鼻嘴活像一个小娃娃，却留着下颏一撮山羊胡，身穿半短不长的灰色破直缀，脚下拖着一双半截鞋。

向南坐的是一个癞痢头穷小子，年约二十二三之间，身材瘦长，小眼睛，塌鼻尖，一张厚大的鲤鱼嘴，双耳直往下垂，身穿破麻布做成的破长袍，外面罩着一件只剩半截袖子的破棉袄，大热天，要不是发疟疾，穿破棉袄的人，不是狂人就是疯子，你说怪是不是？

石几上摆着两个破碗，一只没有嘴的破茶壶。

癞痢头吧唧着嘴唇，似乎吃了什么美味，一看文俊被他们的怪行引得驻足而观，挤了挤左眼，呵呵狂笑道：“老疯子，请啊！这是山西老汾，妙噢！”

“瘦鬼老，我老人家喝的是竹叶青”拿起面前破碗，仰头作饮状，但并无半滴滴出。却吧唧着嘴，放下碗说：“我只想喝竹叶

青,别的不要。”

“哈哈!”瘦鬼老仰天狂笑。“你整天想青,可是越来越老态龙钟,而我,偏偏吃老,反而像个小伙子啦!哈哈!”

老疯子一瞪,怪叫道:“你像个小伙子?呸!你不撒泡尿照照?”

瘦鬼老又挤挤左眼,蓦地向亭外的文俊招手道:“喂!你过来,看我像个小伙子吗?”

文俊心中大乐,笑道:“像,像极了。只是大热天穿棉袄,却是衰老之相。”

“哈哈!”老疯子手舞足蹈地叫:“小伙子,你还未见他顶着破棉被呢!那才觉得够意思啊!”

这时,抚州方面尘土大起,十余匹骏马飞奔而来。

南面官道,也有五匹骏马,缓缓向北走,以双方的脚程算来,恰可在亭子附近会合。

瘦鬼老突然鼓掌站起,哈哈一笑道:“老疯子,你知道老道士善于捉鬼,专治老疯吗?啍啍啍,捉鬼治疯的人来了。”

老疯子啊呀一声怪叫,四仰八叉倒在地下,手舞足蹈地叫嚷:“够了!够了!又是那臭道士。妈呀!他那赶母猪的铁棍儿可厉害啊!克喳,克喳,铁脑袋也得搬家,瞧!那上面还有星儿哩!怕,我怕着哩!”

瘦老鬼突然神色一整,皱着眉说:“咱们该走!下次再算,那母猪真在。”

老疯子突然坐起,揉揉眼睛,说:“星儿棒疯子不怕,只是那调调儿老骨头吃不消,好!散也散也!”

两人各端起一只破碗,下亭一溜烟向南跑了,真快!

文俊随两人去向转动视线,突然自言自语道:“又是她们!何必见面冲突?且让她们先走好了。”对面是一座矮林,他隐身草内不见。

南来的五匹健马，正是慈云庵误斗的三男两女。

玉姑娘被文俊拍了一轻掌，并无大碍。

芝姑娘被神手翻天在脊心拍了一掌，虽被文俊发棋子将他的手掌击断，但劲道已发，姑娘伤得不轻。

这一天中，虽服了伤药，但伤势仍是沉重，她们正赶奔抚州与家人会合，匆匆赶路。由于姑娘受伤过重，虽有马儿，亦反而落在文俊之后。

北来的十余骑快马，风驰电掣而来，南北二路人马，恰在十里亭外相遇。

北面马队突然有人叫道：“就是他们！赵前辈，真是宽家路狭。”马人立而起，全都勒住了缰，四面一散。

文俊在草隙中向外张，那发声之人正是断了腕的神手翻天程秋，这时只好叫单手翻地了。

最先两骑是一男一女。

女的生得美艳绝伦，俏媚入骨，正是桃花仙史赵桂贞，但文俊却不认识。

男的是一个中年老道，一字眉，鹰勾鼻，雷公嘴，瘦马脸，头戴九梁冠，身穿青道袍，背上是一把形态奇古的宝剑，云头上飘着银色剑穗。

其余十二匹马，鞍上全是虎背熊腰，目闪精光的雄伟大汉，想得到全是了不起的三山五岳英雄。

马蹄未定，十四个男女飞身下马，向两侧散开，屹立戒备。

北上的三男两女，正是文俊的结拜兄弟义妹徐廷芳兄妹，和翠园小主人东方英、群、玉三兄妹。

这时，芝姑娘重伤未愈，玉姑娘也行动不太灵光，她们两匹马走在最后。

东方英没和神手翻天照过面，徐廷芳可对程贼不陌生，慈云庵夜间，他曾和玉姑娘为了救应程秋、误将文俊错认为淫贼。

待芝姑娘突然认出文俊是自己拜兄，又在女尼口中，得知拜兄正是追杀淫贼而来，他只觉羞愧若死，恨不得一剑抹了自己的脖子。

冤家路窄，十里亭狭路又相逢。他一听神手翻天一叫嚷，就知今天大事有点不妙。对方男女共有十四名之多，自己这一方只有三个男的可以动手，还得照顾两位受伤的姑娘。

他心中一凜，脱口叫道：“慈云庵的漏网淫贼，英大哥掩护两位小妹快撤，群哥咱们上！”

两人飞身下马，撒剑向前迎去。

但迟了，五匹马已经陷入包围，老道阴森森地说道：“跑不了的，你们，就是大闹慈云庵的娃娃？”

“小爷正是，正要找你们算账。”东方群昂然回答。

“胆量是够了，可惜你们在劫难逃，我，昊天堡七星羽士妙真，你不会不知道爷名头。”又向那美艳女人一指，说：“这位是桃花仙史赵姑娘，你们大概有些耳闻，这样罢，跪倒，自缚，随道爷到昊天堡走走，也许看你们的造化。”

“造化是有的，包在本姑娘身上。”桃花仙史媚笑如花，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在三个男娃儿身上流转。

又道：“昊天堡正在招贤任能，徐图大举，小兄弟，犹豫则玉石俱焚，让你们三思。”

廷芳嘿嘿冷笑，不屑地说：“不用三思，水火不相容，正邪不两立，今天不是你死就是我活，你们的妄想赶快打消。”

“小兄弟，好死不如恶活，匹夫之勇，为智者所不取，你贵姓大名呀？”

“不用问。不必问，剑上便知端倪。”声落，剑出，“朝天一柱”再向下徐落，突然寒芒疾闪，身前五尺银光布成一座平面剑幕，向前疾射。

桃花仙史略一皱黛眉，翠袖交挥，一股罡风将银芒迫得向后疾

退，她惑然地问道：“昆仑派的‘二元复始’，你是昆仑的后起之秀，昆仑自百年前白龙峰受挫，绝迹江湖，想不到后继有人。你为什么不敢通名？”

“名为身外物，你高兴怎么叫都行，小爷又不需名号唬人，为何非说不可？看剑！”

剑向左一引，猛一旋身，向右疾刺，银芒形成一道闪亮的光弧，无数银环向前急旋而进。

桃花仙史向右横飘五步，香风四起，只一晃，便到了廷芳身侧，翠袖如经天长虹，直射廷芳章门大穴，并说道：“好一招‘穿龙引凤’！可惜功夫太浅，精微博大处，百不得一。”

廷芳错身避袖，欺身进搏，剑势如长江大河，滔滔而出，只见银星飞射，闪电似向前猛进。

桃花仙史身形妙曼，动如流水行云，一双翠袖几若漫天花雨，在剑芒中进出自如。

但她点到即收，舍不得下重手，桃花粉面笑意盎然，媚态撩人。舞动间，乳峰上摇，臀浪儿摆，令人心荡神摇。

她不住吃吃在笑，甜嗓儿不住在响：“不坏啊！‘白虹经天’，‘流星掠地’。昆仑的‘玄天神剑’不愧玄门绝学，可惜火候太差，用非其时，哈哈！旷世绝招‘鸿钧三旋’快要抖出来了！”

廷芳急怒交加，心说：“我偏不出这招。”长剑向右一撇，一挫虎腕，飞射而出。

桃花仙史不退反进，柳腰一扭，掠过廷芳身侧，笑道：“怎么？不听话的孩子！身到昆仑，当然会龙腾大九式，变！‘飞龙在天’！”举袖一挥，就是一记“盘龙绕柱”，中下两路全是罡风袖影，直取廷芳双足和后心。

廷芳身不由己，不用龙飞在天，势将挨两记重击，无暇思索，果然银光一振，身形跟着扶摇直上。

桃花仙史笑道：“孩子，多听话啊！我要你再化‘怒龙张鬣’。”

翠袖一扬，美曼的身躯也扶摇直上，罡风倏扬，向廷芳两侧横扫而至。

她一双翠袖长有三尺，两面一张，连臂共有丈二，端的霸道。

廷芳正要用“怒龙张翼”将剑向左右拂出，突然有人娇唤：“‘潜龙入地’！招出‘烘云托日’。”

廷芳想也没想，招出“烘云托日”护住头面，身形快似流星下堕，飞泻而下，这是“潜龙入地”绝妙身法。

桃花仙史只好向旁落下，冲马上脸如白纸的芝姑娘笑道：“丫头，你再多嘴，我让妙真老道好好治你。”

廷芳正在喘息，东芳英已经抢出，向乃弟叫道：“群弟，你照顾两位妹妹，我上。”挺剑上前加入。

一个魁梧大汉上前叫道：“笨鸟儿先飞，道长请让在下上。”

七星羽士冷然点头。

大汉长剑一摆，挡住东方英说道：“昊天堡的无名小卒三手剑李平，领教阁下绝学。”走中宫进洪门，狂妄地一剑当胸便点。

两人一接上手，就是一场狠斗，势均力敌。

七星羽士向另一大汉略一领首，大汉便仗剑找上了东方群，七星羽士冷峻地咧嘴一笑，举步向俩姑娘走去。

芝姑娘软弱地叫道：“玉姐，你替我找到俊哥哥，替我打他一耳光。三年，多漫长的三年啊，他竟绝足不來找我，我的心碎了，还替他担心三年，还道他丧命在三音妙尼之手，天涯海角，去替他报仇，姐姐，你走罢，我和他们拼了。”

说完，拼全力一跃下马，东方玉要阻也来不及了。

她摇摇晃晃，拔剑向七星羽士迎去。

草丛中的文俊，只觉血脉贲张，心中暗叫：“是她！芝妹妹。怪不得那夜会有似曾相识之感。我该死！昨晚竟不知是她。”

他身前丈外，正有一名大汉仗剑背向而立，要是扑出定被这人阻住。他行事光明磊落，但衡量得失，也顾不了许多了，身形一动，

飞扑而上。

大汉一声未吭，飞跌丈外。文俊一手夺过长剑，一声长啸，连人带剑飞射七星羽士，恰在玉姑娘赶到之前。

芝姑娘靠在玉姑娘怀中，喜极而呼：“俊哥哥，他！他来了！”

文俊来势快加闪电，七星羽士大吃一惊，火速横飘近丈，差点儿挨了一剑，他无名火发，正待拔剑，另一大汉已经挺剑扑到。

文俊虎目神光一闪，玉面上布满杀机。剑向左上一扬，随即徐徐下垂。

人影乍合乍分，“嗤”一声响，双剑相错，大汉“嗯”了一声，长剑堕地，胸前开了五个大穹窿，尸身向前一扑。

七星羽士心中大骇，他没看清文俊是怎样出剑的，只觉银芒飞射，胜负立判；但文俊的身形丝纹未动。

他知道俊目神光倏隐倏现、面泛杀机的少年人，是有生以来所遇的诡异高手，傲岸之心一扫而光。

这时，另一大汉已经怒叫如雷赶到。

七星羽士刚拔剑在手，急促大叫道：“快退！”

可是已晚了半步，一声惨号，大汉四肢俱折，鲜血洒了一地。

七星羽士欺近文俊身前，恶狠狠地说道：“你是谁？心黑手辣太过分了！”

文俊冷然撇嘴，傲岸地说道：“剑底下知端倪，用不着递三代履历。要说心黑手辣，据在下所知，昊天堡的英雄们，在江湖不在第二之下。”

“小子伶牙俐齿，等会儿不怕你不说。”剑徐徐上引，白虹耀日，剑啸似若龙吟，文俊心中一凛。

七星羽士这把剑，确是神物，剑身银光耀目，两面各有七颗